



續古文苑卷第六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表

請許吳主委質表

魏鍾

繇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速於卿佐必冀良方出於阿是芟蕘之言可擇郎廟況繇始以疏賤得為前恩橫所眄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感敢不自量竊致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為已平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

續苑六

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為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在所慮可不須復負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表賀捷表

魏鍾

繇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寧舍即日長史速充宣大令命知征南

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衆，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時尅捷，馘滅凶逆，賊帥關羽已被天刃。傅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意，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表因便宜上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力命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以無所立，帷幄之謀，而又愚耄。聖恩低徊，待以殊禮。天下始定，帥土欣戴，唯有江東當少留思。既與上公同見，訪問昨讎，見復蒙逮，及雖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膝之事，昔先帝嘗以

續苑六

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臣所懷未盡，冀益絲髮。乞使侍中與臣議之，臣不勝愚款悽悽之情。謹表以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關內侯季直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及夕。先帝神畧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所米豆，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豪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

旅食許下。素為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勲。矜其老困。復彼一州。俾圖報効。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干犯宸嚴。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黃初二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朱倫表

魏殷 褒

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為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

續苑六

論駱驛竒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毘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案隋書經籍志云魏章武

太守殷褒集一卷

造沁口石門表

晉司馬孚

野王典農中郎將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眾谷走水。小石漂迸。水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累方石為門。若天暘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

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
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在魏文
帝時

請省官表

晉桓温

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
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
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
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
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
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愚謂門下
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
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為虛設之位。唯太

續苑六

9

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
所掌者。皆併省。若車駕郊廟。籍田之屬。凡諸大事。於
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
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出桓温集畧案。隋書
經籍志。晉大司馬。桓
温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温要集二
十卷。錄一卷。亡御覽所引集畧當即要集也。

進書訣表

晉王獻之

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
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
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
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
一餐。無以荅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賃。

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所有書訣
謹別錄投進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
獻之頓首

論佛教表

梁荀濟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
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闡豎以控權三
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
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
朋之信絕海內殽亂三百年矣稽古之詔未聞崇邪
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
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

續苑六

六

供貪淫之賊禿魍信邪胡諸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
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按釋
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蕩以御魍魅者也乃至
舜時竄禱杙於三峽左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是也
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
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
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
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
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
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胃方尊姚
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又按釋迦出戎割脇而

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
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
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
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
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
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
取者二也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
禮損化一不經也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姦
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姪殺子僧尼悉然
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

續苑六

六

故縱姪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
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胡法慳貪唯
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
寶四不經也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
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
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
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
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
能分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涅
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
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

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
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慚謝獲
無根信案下引張融范鎮三破之論云云道宣刪之
三破論謂佛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

也融續立論無能破之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
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

臣萬眾稱為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
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允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

失者案下有云云及不取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
三也道宣刪之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

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
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轆帝王之詔

續苑六

七

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
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

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
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

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
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

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
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誘此呂尚之六韜祕策也

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
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

挂幡蓋於長刹放克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頌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
比陳詞之祝史受餽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
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陛下方更傾
諸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倍臣之
禮寵既隆矣侮亦極矣臣不取者四也陛下以因果
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
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
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
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析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
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
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

續苑六

取五也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
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案下引五事云宋
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
爲心墮胎殺子昏媾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
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
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
蛆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
紊亂矣云云

上廢省佛僧表

唐傅奕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項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

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父母有疴。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竿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縉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之洪鐘。集蕃僧之僞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女工羅綺。翦作淫祀之幡。巧匠金銀。散離舍利之冢。杭梁麪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

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姦偽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義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

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

續苑六

十

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烟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

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囿巢谷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蹟妙理深(元)訓詁紛綸文疏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

續苑六

十一

英國公臣勳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齊縣開國公臣李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宏)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頽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大學博士臣齊威宣

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宏宣德郎守大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準府長史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大學助教臣鄭祖元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元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稟宸旨傍撫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

續苑六

十一

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

羣書拾補云此表文苑英華不載見明錢孫保

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備載於此宋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云云今案所謂五經正義皆不連經注之文北宋刊行尚然並無注疏為南宋本直至南宋時始合併耳錢氏影鈔既云注周易首者正以及見北宋刊正義元書故也

請立贈太師孔宣公碑表

唐太子宏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抱關之想況泣麟曾躅歌鳳遙芬被縉禮於昌辰飾殊榮於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繞極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為無事均雨露之莫和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延閭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絕

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沂川。塗經闕里。迴鑿駐罕。式監堯禹之姿。闢曠凝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雩壇相圍。欣覲前聞。又昔歲承恩。齒胄膠塾。歷觀軒屏。具到作釋門徒。想仁學於顏曾。彌深景慕。探風猷於竹帛。冀啓顛蒙。所以輕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竊謂宣尼之廟。重闡規摹。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挺。而翠

續苑六

十一

琖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勳華。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川遺碣。獨擅於無慙。岷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曾徽。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徂遼海清夷。九作久釋無徵發。山東豐稔。時踰恒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為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恒規。言慙通理。塵蹟聽覽。追增悚戰。

進玉石珮表

唐王顏

臣顏言。國家虔奉道源。天下久安。聖化伏見。能事必

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鑄鼎原。是軒轅皇帝鼎成上仙之所。備詳史冊。縣有昇仙宮寺。具見圖經。獨此鼎原。曾無表記。微臣愚見。是千古所遺。歷代因循。以至今日。只有鑄鼎原名。莫知陳跡所在。臣今但於原最高處。刻石表之。當石直下。更須穿地。實去月廿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鎮遏將常憲。專知官軍將杜晏等。同於原上選地。穿穿深四尺。得玉石珮。是一穿時。為土工所損。今作四段。有懸珮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進。臣以此原合有碑記。千古所無。臣輒云為自疑妄動。今穿得此珮。伏喜不妄。微臣測度。恐

續苑六

十四

是黃帝上昇之時。從臣遺墜之物。臣檢算歷帝記。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伏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珍。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且是軒轅遺物。應見聖明之代。微臣不勝驚喜慶忭之至。其玉珮謹以函盛。差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暢賞。隨表奉進。伏望頒示朝廷。宣付史館。臣顏無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貞元十七年二月十日。日。缺。

疏 奏

諫立趙皇后疏

漢王 仁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

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

此疏漢書不載

諫尊寵董賢疏

漢王

閔

續苑六

十五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宏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業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歷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俱蒙拔

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虬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采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漢書載不

上說苑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案此句當有脫誤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雖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皆當作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復當作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

續苑六

十六

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下當有謹上二字此文見宋本說苑俗本未載張溥所輯劉向集亦無之

上管子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頴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

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采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

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此文張溥所輯劉向集未載故錄之

校上山海經奏

漢劉歆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鯨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

續苑六

十八

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肖。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冥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
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
焉臣秀昧死謹上

此文張溥輯劉歆集所不載故錄之

請徙張步降兵疏

漢杜林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
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漢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
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
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
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

續苑六

十九

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
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
衰羸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
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
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
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
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云卒為傭賃亦足
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
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况草創兵長卒無
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怙之意徼幸

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遺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六宗祠奏

漢李郃

續苑六

廿

司空李郃

御覽無三字

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

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興於甘泉汾陰。祭天地。亦禋六宗。至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至建武初。洛陽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

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

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公議。

出李氏家傳太

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作李郃別傳

陳興廣學校疏

漢尚敏

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爲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宏，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視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敘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爲

續苑六

廿一

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在延平元年六月

請分郡疏

漢但望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

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案掾墊江龔榮及隴西

太守馮含、上谷太守陳宏，說往者至有劫閭中令楊

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己

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即發

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煞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

魚，復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

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

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

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

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

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險，案剛當作側皆重屋累

續苑六

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

之會，案三當作二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

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

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爲

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

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

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

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

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顛顛蔽

隔，謹具以聞。在永興二年三月甲午

上言復州牧刺史奏事

漢張 酺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所好惡。過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

上李壽封事

晉龔 壯

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

續苑六

廿六

理顛覆。顧命管蔡。旣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靈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汜潰。垂向百日。禾稼傷損。加之飢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元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

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宏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

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案二州謂梁益六郡人。事之不便。

案六郡謂天水洛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

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

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

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

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

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

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為法

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

晉不處。臣復何為。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

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

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

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

耳。臣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

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慳慳。伏

願罪戮。

沙門致拜奏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

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

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

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爲教遏自龍阜反經提
傳訓遐事遠諫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倫
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廼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
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
虔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
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
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
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山賈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
內含弗臣之旺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
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
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
矣。

續苑六

廿夕

進所試進士詩賦奏

唐高 錯

臣錯昨日奉宣進旨令將進士所試詩賦進來者伏
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
衷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
用研精覃思磨礪緝諧其今年試詩賦比於去年又
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進士李肱霓裳羽衣
曲詩一首最爲迴出便無其比詞韻旣好人才俱美
前場吟咏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
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
亦絕好亞次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和

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牧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其次柳棠詩。賦興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擢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獎舊文。別錄人材。非止一途。四面搜擇。臣並與及第李肱。舊文亦好。人物絕竒。每視且他日。必為卿相。宗枝之俊實為難得。況屬籍之中。讀書為文者甚少。伏望聖明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獎飭。宣示百寮。以勸皇族。修飭之道。臣繆忝主司。不勝悽悽之誠。其詩賦總為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

續苑六

廿六

對策之啓牋狀

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漢魯丕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

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馬

融

續苑六

廿七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繇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譽，鈞同寒

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

續苑六

十八

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

右文張溥所輯馬融集未載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張衡

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周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聞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

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涖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僭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賄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烈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

續苑六

廿九

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福矣

右文張溥所輯
張衡集未載

延熹八年日蝕對策

漢劉淑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人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日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

辭判事啓

齊王僧虔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勅。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令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輸請。伏追震作。謹啓。

賀導江成巨堰牋

五代杜光庭

伏覩導江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於龍象。李冰創堰。分白浪於龜城。道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肩之誓。表則有

續苑六

卅

常若懷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昨者夏潦渤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當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震霆葉地。白雨通宵。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俄成。浸涌頓減。於京江。奔蹙盡移。於破路。仰由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宏增抃躍。

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宋呂

祉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為根本。淮甸為藩籬。連接沿

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
建議謂荆楚迺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
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
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
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公在荆楚乃膏肓瘡痍
他日恐資敵國宜急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
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
定其規摹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
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
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畧茲
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
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哀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
若安撫司准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
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
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
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
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
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
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
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
廟河渠事跡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
爲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

么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公則扼吾荆楚矣。宿亳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荆楚者王燮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閒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荆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乎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荆州也。至孫權都江

續苑六

卅二

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荆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拒戰而荆州要地卒爲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騫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荆州豈可失也一失荆州

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爲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爲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翦除凶逆。混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

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指礪礪必走滑臺小成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初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盡乖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衆號百萬輦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可以爲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敵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事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有未可故翦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

擢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為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
係大體無以踰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
所著南北事跡釐為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
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
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續古文苑卷第六

續苑六

卅六

續古文苑卷第六

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今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
所著南北事跡釐為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
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
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續古文苑卷第七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議

南北郊冕服議

漢東平王蒼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絜齊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

續苑七

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

如明堂之制

在永平二年正月

異姓為後之子服本親議

漢吳商

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服之也案父下舊衍父為所母字今刪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父雖服

之大功。案弟下舊衍之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父為小功。案父為舊誤倒今改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也。

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議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為王則元冠纁經服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續苑七

宗議

晉賀循

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為男主宗婦為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

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
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
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
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
佐之佑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
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
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
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答庾亮問宗議

晉賀循

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
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

續苑七

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
於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
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
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爲一宗之
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
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齋縗三
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畧無此服。中土總而不
齋，其所由來，以致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
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晉王虞

喪服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案舊脫期傳曰三字今補按經傳為人後者固自降

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已受重於大宗必為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為所後

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為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命出於人後而不為所後之父制斬服固非禮也還

為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寧居過重無居過輕故失恩由義厭情為禮是以五服之疎屬有相為重者

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為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今奉義則不為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

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案此正謂甲有子丙後乙甲死丙降服期

續苑七

乙更自有子丙還本而乙死者也當時所議異同杜氏本書自詳之且傳敘經意但為

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為後而不為所後制服為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為傷教

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恩則是凡為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也愚謂為

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為所後制服則宜還為其親服斬。案此謂追服差之義例即

之人心在可通矣

孫曾為後議

晉何琦

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

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級族祖荀顛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

書 奏記

遺蘇秦張儀書

周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執其枝波浪盪其

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太平御覽五百此十引無此二句

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

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

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於天地有骨肉哉蓋所

續苑七

居然也

出袁淑真隱傳案杜光庭錄異記取此而增添首尾且有更改殊不可據今不錄

與傅翹武書

周 燕太子丹

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觀君

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傳垂覽之

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

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

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

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

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

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

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

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為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報燕太子書

周魏 武

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悃悃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令臣計從太子之取。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與摯伯陵書

漢 司馬遷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阡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唯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報太史公司馬遷書

漢摯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恠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與蘇武書

漢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藉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

續苑七

七

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文選注四十一

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不成功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又云陵當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皆不在此篇中又引陵集云臣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皆不在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李陵重報書已見文選據御覽四十八十九引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武報書俱不成名云即文選後人所載知此書及蘇武報書俱不成名云即文選氏載不知文選李陵書未必非本人之作流傳於後蘇疑為齊梁人偽作真臆說也

報李陵書

漢蘇武

曩以人乏

案之舊誤

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

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

胡塞之地軟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

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

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

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

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

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則斷

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三選注四十器

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

續苑七

八

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

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

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為

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

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

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荅報并還所贈見藝文類

書鈔一百十七引蘇武荅李陵書云當子鏡氣深入

之時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

也太平御覽九百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

誠兄子書

漢張奐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勢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

傲者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閒
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
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
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
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
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
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與弟圍書

漢李固

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爲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
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續苑七

九

荅友勸仕進者

漢郭泰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
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
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况
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

後漢書本傳
止有首四句

爲緱氏女玉奏記外黃令

漢申屠蟠

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
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
猶高其節况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
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

刃刺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强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為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實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為朝廷痛之。出杜預女記。藝文類聚三十三引。列女傳曰。緜氏女。玉為父報仇。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云云。配善其言。乃為減死。論所載文不全。案列女傳者。皇甫謐列女傳也。

奏記大將軍梁冀

漢朱穆

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

續苑七

十

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察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不誠。懼有後恨。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蒙廣顯但字伯闔為

巴郡太守。勲恤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宏農馮
尤。塾江龔榮。王祈。李温。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
禧。閬中黃閻。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
詣望自訟曰。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
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
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
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天枉不聞。加以水陸艱
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
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為更新。童兒匹
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
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
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

與府君書

漢張

芝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闊彌邁。
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懃。
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
比。故遂蘭絕。有緣復相聞。滄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誠子書

晉羊

祐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
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
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

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蔡晉書本傳。祜無子。兄發。長子倫。次暨。次伊。次篇。此書云汝等。又云汝兄弟。當題識。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字耳。

與揚州刺史周俊書

晉蔡洪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勅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續苑七

十一

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松柏。幽夜之逸光也。出洪集劉孝標云。蔡所論。士十六人。但所引止此。○案隋書經籍志。志梁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亡。

與皇甫謐書

晉辛曠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

進實興聖治。故風力佐黃。

案力上舊脫風字今補

而涿鹿之征

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

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

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

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

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

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

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乂在官。

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

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挹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

先生固執冲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

續苑七

十三

所治。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

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為懼。而臨川者之所以懷

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

驚而翔撫。奮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

夷塗。招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

知藉美也。

案知藉舊誤藉之今改

希昔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

惟蒙采覽。

又與皇甫謐書

晉辛

曠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

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

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以盛矣。曠以不

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覩末因而西望
延企

荅辛曠書

晉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義虛想之積
過於陵阜况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欸篤
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挹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
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
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
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
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
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
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
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
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
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續苑七

十

荅趙景真書

晉嵇藩

登山遠望觀崿嶸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
遊眇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
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璞未
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據而希絕景之功心
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
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

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廢。幸吾子思安，遠理舍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榮景真與嵇書載文

選嵇字茂齊景真趙至字也事詳李善注

月儀

晉索靖

靖

正月具書君白：太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庶庶，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

續苑七

十五

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闥使親者有邇契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及時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以恢時佐。輦無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親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磬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康。機度推流，不面踰紀，分逼長塗。因良展馳心。

投情庶能感應。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壯之勇者。匿武而精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之姿。而懷迷時之志。違明明之求。蹈不識之闇。機運稍移。人生若寄。願速龍躍。耀於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瑰。精爽馳想。登高長佇。涕以隕之。不勝勞歎。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及子少舊。契闊在昔。情款好合。如彼琴瑟。何啻離別。歷載十餘年。往。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

續苑七

十六

素以熙萬福。此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闕。音問又疎。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洽。明於博採。唯賢是務。足下以神龍之賈。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欽渴之懷。故遣表問。不能

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貫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闇殊品每亦希顏至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書所散君白

汝帖此條文多殊異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懷心投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飜飛登彼崇丘道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

君白往春執手尅會來秋迎望待面慊然遲想知以逸驥之迹騁於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反信飛沈

續苑七

十七

壹殊何緣言嫵厚爲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猛寒零降温室重裘和氣表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闕別後始忽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百來況德音彌滿耽玩良翰悟侏素慰增慨不勝抱感裁因

答君白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半載匪我愆期時違來信

之隆況旨沓密蚩以逸踰約以馳騫親愛分隔榮

寧足下復

歧望耶倉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度末寒凜烈明德宜時夢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又言存宿好翹

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啻壹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顧此乖限情經
運候思興感物言存信涕以流墜足下類度同懷

信使知問君白

與支遁書

晉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
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感觸事
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縣案時為吳興守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
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永和中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晉王彪之

續苑七

十八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否昔建元
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
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意荀令從之案

車騎冰也劉孔才

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

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
之喪雨沾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
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
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
日蝕史官告譴曾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
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復是將處天災罪己
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

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御覽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元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為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

續苑七

十九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閭風而不迴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元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於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躍。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元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與羅君章書

晉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

續苑七

十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答孫安國書

晉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可。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

知更蓋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與遠法師書

晉桓 (元)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閒。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續苑七

十

與從弟孝徵書

晉鈕滔母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感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後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即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而一作一本其無失來難可施乎。案隋書經籍志梁有晉松陽令鈕滔母孫

瓊集二卷二

與妹劉氏書

晉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隊。其

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畧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宏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

與兄弟書

晉寡婦淑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列士有不移之

續苑七

廿二

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匍匐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於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婦案舊衍字今刪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出杜預女記

續古文苑卷第八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書下

為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齊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閤投之懷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護為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眾妙式筵山河虛

續苑八

館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與蕭令王僕射書

為袁詒求

齊虞義

表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竒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元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

怡雍穆人所不閒。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靖子見南齊書本傳

荅從兄安成王書

梁蕭

案藝文類聚引在吳陸景與兄書下題云又荅從兄安成王書考景為遜之孫抗之次子不得有從兄安成王必傳寫誤也詳安成王當為梁安成康王秀天監元年封七年都督荆湘等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元俱見梁書本傳今荅云云在此時矣雖莫定誰作其決非陸景可知今次於梁代兼附著考定之說亦可為援據類書通例讀者其引申諸

續苑八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竒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與劉孝標書

梁劉之遊

閒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畧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往之妙。揚班儔也。擅

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
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
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勒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
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與慧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
并使其倚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
罷若廼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
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
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
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閒表秦書

續苑八

三

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局當時宋典所存
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揉在元亮之說感應
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
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
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
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
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
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祐成簡旣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
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
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

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弗
速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同之二三諸子。前
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
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筵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
學。頃日。疋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
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
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
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
子王曼穎頓首。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陳伏知道

續苑八

9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
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
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
盡。尚分行憶。異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
開錦帳。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燠爐未徙。定
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
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
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
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
使窺窗。獨坐。姮娥笑人。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北齊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
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
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
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
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
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
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畧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
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
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
執律儀譬言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

續苑八

五

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
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即創伽
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
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
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
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
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
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
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
歸軫一乘遣蕩習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
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厭食飫頗絕韋編

構述餘緒爰登弱冠。裾撫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鷓鴣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轡。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道宣曰。時或以逵即晉朝譙國戴逵。今考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大元十二年。徵隱士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案此說良是。今定爲續苑八

北齊不嫌與譙國隱士同姓名也

上西嶽王書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岳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政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差我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岳。是以摩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官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

雲飛雷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占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致少林寺書

唐武后

暑候將闌，炎序彌溽，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想當休念，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鷲巖，觀寶塔以徘徊，觀先妃之淨業，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驚，萬感

續苑八

七

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更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祜，鎮切勞懷，每屆秋期，倍軫摧心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唯託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三思，賫金絹等物，往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即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勞迷之緒，畧書示意，指不多云。

報友書

唐宋詹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也，榮質前謝，恐乖昔賢共弊之道，晦事勿語，且作詩

人匪報之實。遲徊循軀。倘免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
多可不怪。高情內含。如筠斯清。比蕙又暢。儋不以感
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己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
謝。馳懷宣書。何陳萬一也。悚息。今秋盡野外。草木變
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
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晞景。收視解聽。豈念歲華不
待。厭倦為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
左攜鄭君。幽指藥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微。情酣世忘。
浩去塵糝。思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為何如哉。時聞真
聲。迴閒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息宴。可以嘯歌。
久不閒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

續苑八

謹馳疏不復具。宋儋白。

且作一釋為一且絕不得具一

此入諸家古法帖秦程邈之下黃長睿云宋儋唐人
王著不知意以為遠古人誤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
傳於世述書賦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
戶部侍郎字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案今所存儋
書有嵩山故道安
禪師碑字多殘泐

與盧藏用書

唐毛儋

月日雲夢子毛儋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儋聞君所貴
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
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
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
曰爾諧。擢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闈。忠弼在
躬。優柔薦及。儋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

嗟埽門而不逮。豈知羣邪構逆。聒聲噉紫。奪我朱
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
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連德音。徘徊
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
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
事惜於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
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况公拂衣
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
無大觀者哉。儻能憐雲獎。無知案雲下舊衍壑字今
刪雲獎即莊子在宥鴻濛將下文蒙。慙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
虛往實歸。密霧露之微潤。哀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

續苑八

九

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荅毛傑書

唐盧藏用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鬼門。放蕩雲海。
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予道真。
使人慙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
木穹室。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
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
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
申。忠孝胥缺。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
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
黷。卒惟憂患。負家為孽。置身於此。何顏復講道德哉。

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鷗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稗裨。無相阻。曷爲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屬。案此下舊衍筆字今刪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致齊相國映書

唐李舟

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

續苑八

十

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詭。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期又爲佳。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爲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唐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據言補驪龍之珠。潛瀆混而可識。貴人之顏。

無因而前不可識灣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
兩度圓月凡再請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灣曰子私
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以
茲交戰彷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
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
玉之粟登如龍之門撫言補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
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
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嘆自引分而還
也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唐釋法琳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

續苑八

十一

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
當世合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
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
船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
藪更入囂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入水葉墜三
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臺而起恨遊
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壤
坎稟命屯遭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
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腠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
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畧難甚綠山萬卷百
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

者重修辨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罔
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
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
含宏既握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
燮理文昌德鏡措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号
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
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揚侯意
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以來内外文集與釋典有
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
所請悚息何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
寧無前以傅子譎言畧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
戢在中心但知慙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
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内諸州四方
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
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
並將迴向耳請公爲宏護檀越

梁遣使聘蜀書

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神人之至
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
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
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
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

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音塵止因緣於閒謀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

續苑八

十三

聞退遁殆至滅亡允懷犄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墳窟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珽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

梁開平三年蜀武成二年

蜀荅梁通聘書

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疊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

者力既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唯貞。無競於興邦，止施仁而濟衆。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

續苑八

十四

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權，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燹勞而己，用儉勤以師資。嘗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連鑣，六龍並駑。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

遵天路繼道星槎緘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
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
志幸望開覽謹白。

致夢英和尚書

宋郭忠恕

汾陽郭忠恕致書荅英公大師紫塞雲高皇朝路遠
每捧報瑤之翰如窺連璧之姿忠恕自落朝班累承
詔命已得林泉之味堅辭名利之場鶴髮半生猿心
久死與師金蘭敦義香火修因飛杯容許於醉狂結
社不嫌於心亂共得陽冰筆法同傳史籀書蹤常痛
屋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茲多賴與吾師
同心正古近覽真翰轉見工夫藏勢過鋒方上圓下

續苑八

十五

可以萬古教人也晉宋而下通篆籀者寡唯碑碣印
記時用數字傳授者未克研精何妨檢討盜聽者恥
於好問加之穿鑿齋中序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
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弊行書狂而草書聖自
隸已下吾不欲觀之矣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按
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
録妄有更改之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
偏旁少晶忒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
者小說見宜焚之聊以親書達心俟以萬劫發願何
人知之英公知之不宣遷客郭忠恕書達英公大師
座前十二月二十五日

檄

檄李勢爲庚翼作

晉庚 闡

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凶肆暴神州李流啓逆竊逼岷川案流舊誤作劉今改正李流在輶晉書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爲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疫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喻虜檄文

梁 裴子野

續苑八

十六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頽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畧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

熒燭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
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
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殫降漢華貂七葉苟
有其才豈無大位

案以梁書本傳考
之在普通七年

七

七激

漢傳

毅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
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
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文今公子削迹藏體當
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狹六經之指守偏塞之
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論天

續苑八

十七

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
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
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
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泚泚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
宦失勢窮擯之士冰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
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
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
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
奮榮沈微元穆感物寤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
強起而聽之乎元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
常珍庶饒異饌涪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

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梨出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元通子曰驥駉之乘龍驤超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數踐路促節機登飈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終統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駉乘輕軒麾旌旗鳴八鸞陳衆車於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罽網以彌

續苑八

十八

野連爵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獸駭殫什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臯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堂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桶雕藻文以朱綠層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萋萋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工輪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弭隨珠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

唇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鏡形影於元流。徧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犧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對

續苑八

十九

高唐對

周宋

玉

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寐。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爲葍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爲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

出襄陽耆舊記與文選高唐賦文有不同故載之

五行對

漢董仲舒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旣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

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悅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

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按古文苑載董子謝對獨遺此篇故

磨石對

魏劉楨

文帝嘗請同好為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楨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楨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元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願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出文士傳

續苑八

廿

續古文苑卷第八

石出自荆山元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願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出文士傳

